

脸是灵魂的肖像·下册

叶落归根

YELUO GUIGEN

尹小华◎著

石钟山先生倾情推荐

最激励人心的职场、商场、情场小说

作者以其锋利的艺术解剖刀，划开了那些温文尔雅的表皮，从而掀开了斑驳复杂的人生世相一角，呈现出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真相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脸是灵魂的肖像·下册

叶落归根

YELUO GUIGEN

尹小华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脸是灵魂的肖像·下册, 叶落归根 / 尹小华著.

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59-7605-4

I. ①脸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8995 号

书 名	脸是灵魂的肖像 (下册) · 叶落归根
作 者	尹小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友女 闫 洁
印 刷	北京奥隆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37.25
版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605-4
定 价	58.00 元 (全二册)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导 读



回乡聚会 (001)

渠立臣多次邀请在省城工作的老同学陈新起回乡聚会。但陈新起总借口工作忙而推脱。其实，工作离不开是一方面，关键是，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跑好几百里地就为去吃顿饭，没病才怪呢？可当陈新起听到兰柔情似水的声音后，不知最终牵动了她哪根神经，大年初二竟登上了驶向家乡的长途汽车，但最终发出“相见不如怀念”的感叹。

米 虫 (047)

米虫当上信贷员之后，挎上了电脑包，布鞋也换成了皮鞋。他打量一下自己说：“农民变干部一点不过分。”一时间，米虫的人缘增值不少，找他办事的人渐渐多起来。此后，米虫就有些飘飘然，常显摆自己关系硬、路子野，终于在虚荣面前栽了跟头。小说将一个小人物，刻画得入木三分，颇有鲁迅笔下阿Q的风味。

黑 妹 (097)

黑妹出生在贫困山村，她发愤苦读，一心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可一连考了两次也没有考上，但她仍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。她坚信：要想出人头地，必须闯出一片天地。尽管城市的路还没有走过，但走出去就比窝在山沟里强！黑妹终于笑了，她想原来人生的变故，只要一个念头就能决定。

倒插门 (145)

霍志安“倒插门”和童小桃结婚后，便担负起为女方家老人养老送终的责任。然而，心比天高的童小桃此后却飞往英国。两人再次相见时，已是十年以后，霍志安这个当年青春勃发的小伙儿，已经两鬓斑白。最要紧的是，他曾经向往的美好生活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改弦更张了。

白洋淀探密 (199)

这是一个刚从万籁俱静的夜幕中苏醒的早晨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和富有希望。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秋天，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，应朋友之邀我来到白洋淀采风，船主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。抚今追昔，让人不由感叹：打打杀杀何时了，平平淡淡才是真哪！

叶落归根 (25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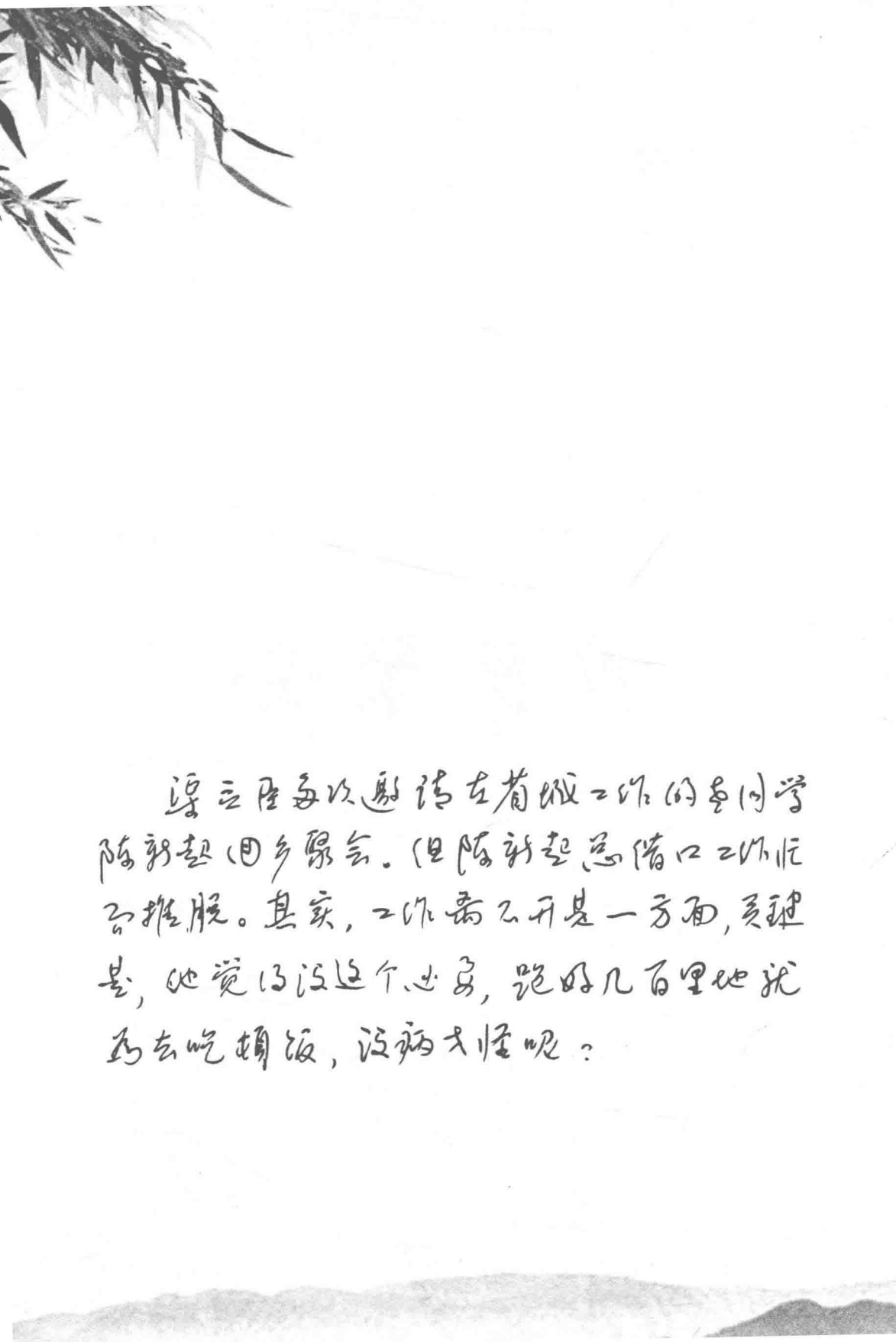
老尤曾是首都建筑公司响当当的八级瓦工。在一个雨后的黄昏，天空飘着淡紫色的云，老尤从那柔和漂亮的浮云里，似乎看出什么，一副很踏实、很满足的样子。他觉得自己不白在人世走一遭，已经扎扎实实地活了一回。四十多年后他又回到原籍，这也许就是轮回吧。尽管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，但那里毕竟是他的“根”。

后 记 (281)



回乡聚会





淳三君每次邀请在省城工作的老同学
陈新起回乡聚会。但陈新起总借口工作忙
而推脱。其实，工作需公开是一方面，关键
是，他觉得没这个必要，跑好几百里他就
为去吃顿饭，没病大怪呢？

长途汽车驶入基县的时候大约上午九点钟，县城仍笼罩在一片冷清中。陈新起刚下车，一股冷风便朝他袭来，顺着缝隙拼命往里钻，像一把快刀割得他生疼。北方的大年初二，连猫狗都躲在暖和处猫冬，享受过年的美味了。陈新起却经不住渠立臣再三撺掇，从几百里以外的省城赶来，为的就是回乡聚会。

近期，渠立臣多次给在省政府办公厅任副处长的陈新起发信息、打电话，邀请他回家乡走走看看，和朋友们聚聚坐坐。陈新起总是搪塞说：“多年不回老家了，谁还认识我呀？”

渠立臣却很玄乎地说：“我说‘猴子’，你在家乡大名鼎鼎，好多人都想见你，回来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这一声“猴子”，把陈新起叫醒了，这是小时候伙伴们给他起的外号。那时，他身材瘦小，又学过猴拳，就得了此名。

陈新起出生在农村，十八岁考上大学，毕业后留在省城，干过机关打字员、文书，当过报道员、报社编辑，一步步升任副处长，这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多年。

陈新起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再苦、再累、再拮据，每年都回家看父母，就像一叶风筝，飞得再高再远，线也攥在父母手里。后来，父母相继病逝，风筝的线也就断了，他便一直在外漂着。后来，结婚娶妻，忙工作、忙家务，也就没有心思回家了。

渠立臣和陈新起是高中同学。两人年龄相仿，渠立臣个子却要高出一头。渠立臣的父亲是工人，生活条件比陈新起强。陈新起则是农村娃，那时渠立臣给了他不少帮助，常用馒头、烙饼换陈新起的窝头，两人也能玩到一起，到学校附近的农民地里偷食瓜果也是结伴而行。

陈新起考上大学后，开始在城里拼争。渠立臣落榜后，则一头扎进了商海。

别看渠立臣对学习不感兴趣，但在商海里运作得却很成功。他家在县城近郊，这里人员混杂，三教九流汇集，不像传统农村那样单纯。无学可上的渠立臣，开始无事可做，便成了这一带的混混。一次因参与群殴，被劳教一年，他却在劳教中忽然醒悟，见识大长，还结交了一些特殊朋友。解除劳教后，不再混天度日、无所事事，跑到县城，和劳教中结识的朋友在东郊菜市场摆了个鱼摊。他整天身穿一件蓝色长褂，脚登一双雨鞋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浑身散发着鱼腥味。

后来，渠立臣又相继卖过水果、蔬菜，贩过大蒜、绿豆，有了一些收益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有位在建筑业成功的劳教朋友想拉他一把，说有个楼盘问他能不能做？渠立臣一口应下，然后发动社会和老家的七姑八姨开始集资。由于各种手续都是办好的，只要资金不断线，楼盘自然就会水到渠成。渠立臣采取分阶段集资的方式，竟然很顺利地拿下楼盘，也大赚了一笔。从此，渠立臣在此行业一发而不可收。

富裕起来的渠立臣事务越来越多，联系也越来越广，这年刚进春天，他突然给多年没有联系的陈新起频繁发信息、打电话，邀请回乡一聚，但陈新起总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确实脱不开身。”

渠立臣说：“‘猴子’，不影响你上班时间，抽个星期天、节假日就行，如果交通不便，我去车接你。”

陈新起仍然推脱离不开，说要聚你们先聚，别等我。

其实，工作离不开是一方面，忙，永远是一种借口。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做点什么，就是再忙也能把时间挤出来。时间嘛，不过就是牙膏，挤挤就有。关键是，陈新起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跑好几百里地就为去吃顿饭，没病才怪呢？

本单位一个同事，回了趟老家，请他吃饭的人排长队，他特别受感动，觉得哪家都盛情难却，所以每顿饭都在酒里泡着，酒杯一端，不论岁数大小，一律称哥们儿。可回到单位不久，各种电话就追来了，提职晋级、打工就业、请医抓药、超生罚款、邻里纠纷，甚至醉酒开车、嫖娼被拘也找他协调。有的还找到他省城的家，一住就十天半月，搞得他焦头烂额，连着换了三个手机号，也没有消停过。一时间，他听到电话和敲门声

就浑身哆嗦，后来都得了精神分裂症。

想到渠立臣可能有事要办，陈新起便对他说：“有事你在电话里说。”

渠立臣忙说：“什么事都没有，你想找事都找不着，就是想你了，一起聚聚。”

陈新起并不怀疑渠立臣的纯粹和善意，只是眼下他没有任何兴趣。

他从农村出来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家乡的伙伴和同学，绝大多数都已经音信皆无，只有极个别有工作往来的偶有联系，只因陈新起在省政府机关工作，都是别人求他，找有关部门通融通融、说说情什么的，添麻烦的事。说起家乡，亲人都已过世，也没有特别想见的人。

可渠立臣特别执着，信息、电话不断，说：“你回来感受感受家乡的新变化，现在和以前可不一样了，玩的乐的应有尽有，想‘坐飞机坐飞机’、想‘打炮打炮’。”陈新起听出了渠立臣的意思，看来他还是口无遮拦、满嘴跑火车的主儿。便说：“我可不敢去，怕你拉我下水。”渠立臣忙说：“看你说的‘猴子’，开个玩笑嘛。什么时候过来随你，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恭候。”陈新起仍然不为所动，说确实没有时间。

渠立臣眼看不少招数都用过以后，仍是屡请不动，就有些怨怼，话里话外流露出眼皮高、架子大什么的。再后来，他又想出一个主意，说猴子，要不就大年初三回来上坟，这是祖辈传下来的，在外边有点身份的老家人年年回来上坟，树高千尺也不能忘根。

渠立臣一副说教的口吻，陈新起听后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再有，渠立臣张口闭口“猴子”、“猴子”地叫，他也许觉得这么叫着亲切，或者有意和自己套近乎，可让陈新起听多了，总觉得有点别扭，脸也挂起来了。陈新起在机关也是小有身份的人，同事见面也是一口一个“陈处”地叫着，到县、市检查工作，更是远接近迎、侍为上宾的。突然让渠立臣叫起小时候的外号，就像芒刺在背一样难受。

可渠立臣仍然紧追不放，执着地说：“好你个‘猴子’，不买我的账，有个人的账看你买不买？”

一个柔美的女声从话筒里传来。是兰。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联系，但声音依然熟悉。

“新起，我是兰。抽空回来坐坐嘛，都这个岁数了，有今天没明天的。”

……

兰的语气有些消极，好像随时都可能生离死别似的，陈新起的心不由得颤了几颤。

兰是陈新起中学的同班同学。当年，兰是许多男同学暗恋的对象。她嘴唇饱满而湿润，胸部和臀部恰如其分地隆起，少女的愿望躲藏其中，又展示在外。男生仰慕她，青春期的暗夜之火熊熊燃烧，她却视而不见。她在学校演节目，总会有一群男生鼓掌、呐喊、吹口哨助威。轮到她做值日，早有勤快的男生扫了教室，擦净桌子。

上中学那时，男生临睡前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兰，他们谈的很直接、很露骨，往往触及的是胸部和臀部。但陈新起却不参与谈论，原因是他已经偷偷爱上了兰，可她一直没有给他机会。兰高中毕业后，未能考上大学，不久，和一个副县长的儿子结了婚，并在县旅游局找了份工作。

这也成了青春期的陈新起最大遗憾。

只是，多年后陈新起经历了林林总总、风风雨雨，使他对往事淡漠了许多。兰自然也有自己的生活天地，二十多年的岁月剥蚀，耗费了她太多的心思和精力，陈新起的名字渐渐淡出了她的记忆，若不是渠立臣提醒，她也不可能想到给陈新起联系。

陈新起再次听到兰的声音时，他的心又重新颤了起来。电话里听着兰柔情似水但又有些凄婉的邀请，他含糊其辞地答应：“考虑考虑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兰的影子总在陈新起闲暇时晃动在他的脑海。这个影子不知最终牵动了陈新起哪根神经，大年初二早上竟让他登上了驶向基县的长途汽车。车上，假寐的陈新起在脑海里不住地搜寻着兰的影子：她个子高窕，身材修长，有着丰满的胸和臀，白净的面容里透着粉红，真像一只鲜艳夺目的桃子。

当年，陈新起是最想摘桃子的男生。

二

陈新起站在基县汽车站门口，观察着眼前偶尔驶过的车辆。

凌厉的西北风任意侵袭着他衣着单薄的身体，他不停地跺着脚，时而又捂起耳朵。这时候，要是没有公务，陈新起是会在温暖的室内看书写字或者谋点娱乐的，他显然对外面的气候估计不足。好在他不会在外停留过久，下车前已给渠立臣挂过电话。

正当陈新起在车站附近瑟缩抖动的时候，一辆黑色轿车在他身旁停下，渠立臣急忙从车里钻出来，小跑到陈新起跟前，伸出双手握住陈新起，嗔怪道：“我还在高速出口接你呢，心思你不开车也会坐小车的，看把你冻的。”

渠立臣胖了也老了，他本来眼就小，在肿胀的眼泡包围中，笑起来只有一条缝。尽管头上四周的毛发竭力支援中央，但还是盖不严他的秃顶。好在他精神头足，笑声朗朗的。

渠立臣一手紧紧握着陈新起的手，一手拍着陈新起的肩，笑着说：“你总算接见我们一把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。”

陈新起说：“没那么玄乎吧？”

渠立臣忙说：“可不是咋的？你再不来真可能见不着了，我的心脏都搭过桥了。”

陈新起急忙说：“那可真得悠着点儿。”

渠立臣看看陈新起，摇摇头说：“看你保养得多好，我整天有操不完的心。没法比。”

二人寒暄得差不多了，渠立臣才想起让陈新起上车。他走到轿车前，把副驾驶位置的车门拉开，弯腰摆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说：“‘陈处’请，请上座。”然后才绕过去坐到驾驶位。

陈新起被渠立臣的风趣一下子就逗乐了。

车上，渠立臣问：“先到我家，还是去宾馆？”

“去宾馆吧。”陈新起觉得宾馆毕竟比家里随便些。

渠立臣打开暖风开关，车里即刻暖和起来。陈新起来了精神，说：“先到城外转一圈吧。”渠立臣问：“你不饿？”陈新起说：“还是先享受享受精神食粮吧。”渠立臣答应一声“好咧！”汽车向城郊驶去。

城外，一座座商业住宅楼拔地而起，郊区的麦田和菜地也已被养殖场、屠宰厂、塑料加工厂取代。二十多年前学校支农，陈新起劳作过的那片良田，盖起半截房子，因为资金不足已闲置两年，成了野猫野狗的栖身之地。

汽车驶入城乡界缓下来，渠立臣指着不远处一条高速公路说：“还记得吧，‘陈处’？那条路曾是你进城上学的必经之路，从这条路照直走五里就是你们兴湾村。”

陈新起当然记得，那时通向县城的是一条羊肠小道，两侧都是绿油油的大豆高粱，沿途有清凉透彻的小河。农闲时到地里放羊，草是那么茂盛，那么青碧，草地有许多自然流淌的清粼粼的小溪，绿草中有一丛丛耀眼的小花，羊渴了，头伏在小溪里就能喝到甘甜的清水。给陈新起印象最深的还是村里那口井，井里的水既清凉又满当，可以照见人，要是连着下几场大雨，水就会升上来，拿一只搪瓷缸，爬在井沿上把手伸进井里，就能把水舀上来。如今井里干涸了，清透的小溪也不见了，随之而来的是让人掩鼻的臭水沟。临村办的硫酸厂把废水排到河里，连附近的养鱼池都污染了。据说，有次村里一家办喜事，买了池里的鱼，好多人吃了拉肚子，有的还到医院挂了盐水……

陈新起抬头望望远处高高低低的烟囱，那里的云比别的地方浓黑许多。

汽车绕了一圈又回到县城。渠立臣开的车像耗子一样，有缝就乱钻，遇见红灯便从容不迫地响起车上的警报，一只手还打着手机，吓得陈新起心里直发慌，赶忙劝道：“悠着点吧。”渠立臣好像没有理会陈新起的意思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里属于咱的一亩三分地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”陈新起说：“你再这样开我就要吐了。”渠立臣这才明白了陈新起的本意。谦恭地说：“罪过罪过，本想快点让你吃早餐，却惊了您大驾，真是罪过！”说

着，放慢车速，然后是一阵讪笑。

渠立臣如此卑谦，陈新起就觉得有些不自在。本来嘛，他岁数比自己大，上学时虽然学习成绩不好，但一直调子很高，在自己面前总是主宰者身份，如今又是资产过千万的大老板，总在自己面前低眉顺眼，显得不大合情理。为这次聚会，年前渠立臣就开始张罗，民间活动不像一个正规单位好组织，联系三五个人，要曲曲折折地打无数个电话，有的联系不通，还要登门拜访，增加了许多礼节性活动。渠立臣耗时费力，出资协调，肯定不是装傻充愣，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。

陈新起了解渠立臣，他特别善于利用人，上学时，只要他跟自己说软话或者突然掏出某些吃食，说明一定有事求自己，多是他想抄作业，或是替他写作业。假期支农劳动，只要他不想干，几块糖就有人抢着替他干。凡是用得着的人，他都能做到低三下四，曲意奉迎，忍辱负重，投其所好，当把人拍得晕头转向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中就为他把事办了。

汽车行驶在县城的大街上，陈新起随意浏览着车外：两旁的店铺张贴着大红对联，商厦飘满了横幅和彩色气球，成盒成箱的糕点、水果和包装精良的烟酒，小山似的堆在路旁。勤快的店主拎着热水桶，拿着抹布，擦着自家的门窗……

车子又往前开了一段，车速放缓。渠立臣指着那一座座别墅说：“还记得吧，那就是学校旧址，现在建成新苑小区，新校址迁到城外。”陈新起透过玻璃窗放眼望去：小区周围有银行、酒店、商场和大型超市。陈新起上学时，学校对面有座三层高的百货大楼，从未见过楼房的他经常利用中午时间去爬楼梯，有时上下来回跑，有时三个或四个台阶地双脚蹦，有时还计算时间，自己和自己比试，看哪次更快。那时对未来充满了新奇和向往。

学校往北有一所小学，小学再往北隔一条街是个集市，那里布满了各种店铺，陈新起每天上学都经过这里，乐趣也集中在这里。那烧饼铺、油盐店、小作坊，那打锡壶的小炉灶、挑扁担货郎的哨声、肉包子的香味、弹棉花的响声，还有哪家店铺刷了涂料，哪家店铺出墙的杏子……都会在某一时刻和同学们产生共鸣。那是值得纪念和想象的空间。陈新起偶尔会

去那里花五分钱买个烧饼，或花一毛钱买个包子犒劳自己。但仅仅是偶尔，或是学期、学年结束，或是头痛脑热，多数时候他连五分钱的咸菜都舍不得买。当年烧饼、包子的味道，让陈新起终生难忘。那时他从未一次吃够过，最多一次买过两个包子，买了以后还舍不得吃，用塑料袋装起来揣进怀里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看上半天，直到看得包子会说话了才肯下口。即使吃，也是一点一点地衔，直到嚼出口水才下咽。这就是二十多年前的青春记忆。

如今，这里已经是另一番景象，当年的店铺早已不知去向。取而代之的是娱乐业、足疗房、夜总会、茶社等新兴门脸儿。几乎每个店面前都有一层结着冰碴的污水，蒜皮、葱叶、烟头、穿坏的鞋袜、吃过的方便面盒、拖把上掉下的烂布条子，以及塑料袋、树枝子等，这一片那一堆。几条流浪狗懒散地在垃圾堆里觅食，遇人只把尾巴夹紧，头也不抬。

又驶过两条马路，新世纪宾馆就到了。陈新起刚下车，一阵鞭炮声响起，那阵势像迎接新娘，陈新起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因他而为。又一抬头，看见有一条横幅悬挂在大门口，上面书写：“热烈欢迎省政府领导莅临指导。”

“哪位省领导春节还下基层？”正当陈新起在心里嘀咕时，迎面一个年轻小伙肩扛摄像机对准了自己。年轻人头戴红色遮阳帽，蓝色的坎肩到处是兜，脚登一双白回力鞋，对着陈新起不停地调着焦距。陈新起一时没搞清怎么回事，下意识地遮住自己。这时从侧门出来一位披肩发女孩，跑到陈新起跟前，说：“请陈处长谈谈回家乡的初步感受好吗？”

陈新起怔了一下，忙转向一旁的渠立臣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渠立臣说：“县电视台领导是我哥们儿，听说陈处长大驾光临，想为你拍个小片子。”

陈新起听后就有些怒，说：“这不是出我洋相吗？”

渠立臣一看陈新起真生气了，忙对电视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：“那你俩先回吧，有事再联系。”而后转身又对陈新起说：“咱心思陈处长不常回家乡，这次想重视一把。”

陈新起看看渠立臣，嘴角动动，想说什么，终未出声。

渠立臣有些尴尬，不由放慢了脚步，心里嘟囔着：考，什么事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！

进了宾馆大厅，两边站立着迎宾小姐，春节期间她们本来正在放假，是渠立臣协调宾馆老总加双份工资才前来捧场的。见陈新起一行进来，立即有礼仪小姐上前鞠躬施礼，单手向里缓缓一摆，作了个请的动作，尔后引领到电梯门前，吩咐电梯小姐：“888 客人。”电梯门关闭一刹那，礼仪小姐用对讲机呼道：“888 客人到，请迎候。”电梯里，小姐按了直达键。启动，暂停，开门，楼层小姐已在门口迎候，她将陈新起和渠立臣领到房间后，说：“请在二楼餐厅用早餐。”而后退身离去。

渠立臣一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，都十点多了。

“888 房间”，是个大套间，硬件建设和所有的宾馆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卧室多了内衣裤、秋衣裤和睡衣。客厅沙发上摆有水果、干果十余样，还有软中华和万宝路香烟。等陈新起洗漱完毕，渠立臣说：“这是县城最高档的宾馆了，省市领导下来也住这里。”陈新起说：“没必要，我住个标准间就行了。”渠立臣忙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身份在这摆着，再说会见客人也方便，我在隔壁‘889’，你就客随主便吧。”言后，便拉着陈新起去吃早饭。

餐厅专门留着早餐。包间的餐桌上已经摆了五六种主食、十几个小凉菜、六七种稀粥，除了家常的小米、玉米、大米、皮蛋瘦肉、绿豆粥外，等陈新起和渠立臣落座后，服务员又端来小米海参和清汤血燕。陈新起看看桌上的摆设，又看看渠立臣，心想：就两个人么，上这么多东西没必要。渠立臣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早、中两餐并用，请陈处长放心，个人掏腰包，不存在公款吃喝问题。”说完，将碗碟往陈新起跟前挪挪，轻声问：“要不要来二两？”陈新起瞅瞅渠立臣，摇摇头回道：“要喝你喝，我可不喝。”渠立臣先为陈新起端起清汤血燕，随后自己也端起来，放在对方碗的下沿，两碗碰了个响说：“那就以汤代酒，热烈欢迎陈处长光临指导！”这一举动把陈新起搞笑了，他说：“老同学嘛，还是自然一点好。”

渠立臣说：“终于把你这尊神请来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新世纪宾馆经理进来了，他弯腰低首，谦卑道：“热烈欢

迎省领导光临指导！”陈新起显然有些诚惶诚恐，忙起身道：“别这么称呼，这可是政治问题。”渠立臣觉得此话有些生硬，便打圆场说：“省里来的都是省领导嘛。”陈新起这才想起什么问：“大门口的横幅是不是为我挂的？”渠立臣和经理都没吱声。陈新起立即气愤地说：“赶紧撤下来，这简直是捧杀我呀！”渠立臣见状，冲陈新起说：“息怒，息怒。”言毕，走到经理身边，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让人撤下来吧。”有些尴尬的经理仍然谦卑地说：“这就办，这就办，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。”渠立臣低头沉思一会说：“大包间给我留着，晚上预计三十人。”经理应着招手退身告辞。

陈新起一边吃饭，一边暗自琢磨，渠立臣热情得有些反常，不是有事找自己吧？

三

新世纪宾馆与县政府相邻，是一座集食宿、娱乐和会议接待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楼。占地广阔，装修讲究。门前有个广场，还有一个监控，严密监视着地下停车场，进入地下车场的多是比较高级的轿车，一旦进场，前后车牌都会给套上专用布罩，挡住车号保护隐私。宾馆的配套设施远远超出了小地方人的预想，颇具大城市的风范。基县比较偏僻，经济落后。原来是贫困县，前些年一位县领导为凸现政绩，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。帽子一摘掉，领导也得到提拔，贫困补贴也就取消了。

新世纪宾馆为县里的税收做了重要贡献，大大缓解了政府的财政不足。近几年，从中央到地方扫黄打非力度不断加大，北京查封了“天上人间”之后，各地都有所行动。基县也从新世纪宾馆开刀，突击查获一个地下赌场，被扣压的赌徒、暗娼、嫖客挤满一个大轿车，夜总会里还发现毒品，涉嫌毒品交易。当即查封，勒令停业整顿三个月。但在县政府干预下，半月后继续运转。

按渠立臣的说法，聚会地点之所以选在新世纪宾馆，是因为这里不仅有档次，食宿、娱乐也方便。这是县城最高档的宾馆，消费自然也高，一